



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

善于制造悬念的特朗普，将自己竞选伙伴的名单也留到最后一刻才揭晓。

7月15日，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称：“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最适合美国副总统职位的，是来自伟大的俄亥俄州的参议员J·D·万斯。”

万斯是谁？特朗普为何挑选了他？他是特朗普的最佳竞选伙伴吗？

万斯真是“特朗普克隆体”吗？

当地时间7月15日，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J·D·万斯将作为其副总统候选人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 图/视觉中国

从『乡下人』到参议员

万斯出生于1984年8月，来自美国俄亥俄州。他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离异，基本由外祖父母抚养，所以他决定随外祖父姓万斯。

万斯的经历也很励志。他高中毕业后参军，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做文字宣传工作，又先后进入美国名校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去硅谷闯了几年世界，再回到俄亥俄州从事社会活动，

于2022年参加联邦参议员竞选，一举成功。

在从政之前，万斯已经颇有名气，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在2016年出版了自传《乡下人的悲歌》。这里的“乡下人”，主要是指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也有分析称是指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人。万斯兼具这两种身份。

这本书写的是阿巴拉契亚山区的“铁锈地带”底层白人的生活。铁锈地带是

指曾经有辉煌工业但后来没落的地区，如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等地区。书中主要写这些底层白人的困境、绝望和奋斗，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这种情绪也是特朗普主义能风行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该书后来被改编拍成电影，影响很大。

但万斯本人并不是特朗普的忠实拥趸。他曾自称是“绝不支持特朗普的人”，指责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

勒”。但在特朗普执政之后，万斯摇身一变，成了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他于2022年竞选参议员时也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

由于万斯在堕胎问题、移民问题和外交思路上和特朗普有惊人的相似，立场极端保守，于是逐渐被看成是特朗普主义的代表人物、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接班人。拜登更直接称其为“特朗普的克隆体”。

提名万斯为副手，究竟对特朗普的竞选有多大帮助？

其实，在结果揭晓之前，万斯虽然进入了特朗普副手候选人的最后名单，但并不被一些人看好。

按常理说，总统候选人在挑选副手时一般会挑与自己不太一样的人，因为有差异化才能吸引更多选民。

特朗普本人已经够极端、够民粹了，共和党内很多人劝他，应该找一名温和一点的人做搭档，如果能找女性或者少数民族就更好了。例如，特朗普在第一次竞选时，考虑到自己是政治新人、共和党内对自己不放心，便挑选了资深共和党人彭斯做副手；拜登是白人男性，年纪又大，所以在四年前竞选时就挑选了比较年轻的少数民族女性哈里斯做竞选搭档。

但这次特朗普偏偏挑了一个自己的“复制品”。因此，结果揭晓后就有分析认为，在接下来的竞选中，特朗普阵营要想争取中立选民就更难了。

但也有分析指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体现了特朗普阵营的自信，特朗普挑选万斯，也有看中他背后财源的因素。

万斯曾在硅谷闯过世界，和一些保守派的硅谷大佬关系不错。例如，投资界的传奇人物彼得·蒂尔据说早就准备了大笔的钱，供万斯竞选参议员。如今万斯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支持他的财源会更广。

羊城晚报周末特约主笔
谢不明

滞留太空胡不归？

近期，2名“流浪宇宙”的美国航天员引起了全球关注。他们原计划在国际空间站待上一周，却不幸遭遇变故，至今已在太空滞留了一个多月。

事故频出

滞留的2名航天员从年龄到经历都非常“资深”。61岁的威尔莫尔和58岁的威廉姆斯在太空中累计停留时间高达500天。航天员的能力和经验都毫无问题，问题出在交通工具上。

2名航天员是6月5日搭乘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到达国际空间站的。这艘航天飞船可能得改名叫“漏气客机”，因为它从准备发射开始，就一直在发生气体泄漏。早在5月6日和5月17日就已经因为漏气推迟发射任务，其

在前往空间站的路上和进入太空轨道之后又多次出现氦气泄漏。氦气负责在失重环境中为航天器的机动提供动力，少了氦气就相当于少了推进剂。好巧不巧，“漏气客机”在接近空间站时，28个小型推进器中又有5个失灵，导致停靠时试了两次才成功。目前“漏气客机”已彻底“歇菜”，美国航天局和波音公司的工程师只能在地面上对其进行遥控修复。

滞留航天员目前状况不错，他们在7月10日举行了一场简报会，声称对安全返航信心满满，威廉姆斯甚至还表演了一个后空翻。空间站目前虽然已经有9名航天员，但食物和饮水充足，生活物资不成问题。依靠备份系统，“漏气客机”和空间站的对接停留时间可达90天，波音公司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来修复问题。就算不能及时修复，美国航天局也可以求助于马斯克的“龙”飞船或者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出手搭救。

美国航天局本来计划在“星际客机”载人首飞成功之后，将波音公司认定为另一家能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定期运送航天员往返空间站的美国私企。目前来看，这项计划只能推迟，获得认证的企业仍旧只有Space X一家。

自从1961年自由7号飞船将第一位美国人送上太空之后，60年间，美国载人航天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官办自营到私企承包、飞船到飞机再到飞船的周期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阿波罗号登月成功，标志着载人飞船技术和太空探索达到第一个顶峰；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航天飞机技术迅猛发展，但远未及预期的复用率、高失事率和庞大的成本投入，最终让美国人告别航天飞机时代。

2011年开始，美国航天局从自营者变为外包商，以投资模式鼓励私企开发新一代载人航天技术，回归航天飞船模式。十年间，堂堂世界第一大国竟然没有能力自己送一名航天员上太空，每次都要搭俄罗斯“联盟号”的便车，单人单次“船票”票价超过8000万美元。如今，美国航天局扶持的“龙”飞船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不争气的波音始终在拖后腿。美国载人航天要想重回顶峰，仍是前路漫漫。

这些年，富豪们对“永生”的疯狂追逐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最想实现永生的人，可能是那些金字塔尖的富豪们。

近日，那位定期让儿子为自己提供“年轻血浆”以求回归青春的美国科技大亨布莱恩·约翰逊终于宣布停止计划，理由是没用。但是，不要以为他会就此罢休，他的目标依然是让自己的身体机能回到18岁。他正准备转向基因技术，试图通过编辑自己的DNA以实现永生。

布莱恩这一系列看似疯狂的举动，背后代表着全世界富豪们的心声。他们梦想实现永生的心愿，让青春永驻，永享世间荣华。

很多人还在疑惑永生技术是否可能实现，但是对于不少科学家而言，这似乎早就不是一个问题。克隆、端粒酶、脑机接口、干细胞……永生之路似乎有很多的走法。越来越多的新发现，都在帮助人类进一步了解衰老的秘密。

富豪们有钱，想永生；科学家们缺钱，想实现永生技术。两者相得益彰，一拍即合。于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一赛道，这些年来层出不穷。

例如，不可思议的换头术。当年，一位意大利科学家卡纳维罗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他向世界宣布，要在中国完成史无前例的人体换头术——将活人的头颅与脑死亡者的身体对接，实现新生。他说，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外科专家曾经成功在猴子身上完成了换头手术——猴头移植。在TED演讲中，他切开一根香蕉，向世界解释他的思路和想法：你看，就这么切成两段，然后抹上缝合剂、重连血管和神经，大功告成。

卡纳维罗的手术构想在俄罗斯、美国和欧洲都没通过伦理审查，遭到了全世界神经外科医生的反对，遂将目光转移到了中国。笔者在他的访谈和著作中发现，他的背后，是“天堂”计划(Heaven Project)的启动。这个“天堂”计划，是一项受欧洲富豪团资助、要实现“永生”的研究项目。除了卡纳维罗的换头术，我们并不知道，还有多少关于延缓衰老、实现永生的技术正在受到这一计划的资助。答案恐怕不是唯一的。

俄罗斯富豪德米特里·伊茨科夫的想法更为直接。他在2012年启动了自己的“永生计划”，又称“阿凡达”计划。伊茨科夫提出，要把人类思维移植到机器中，实现长生不老。十余年来，“数字永生”火爆，背后或许是长期的铺垫。马斯克创办的科技企业完成了全球首例脑机接口设备的人体移植，这难道不就是在为意识上传进行准备？

横亘在人类永生之路上的，有法律和伦理。无论科学家在猴子、老鼠身上完成多少次成功试验，都没法通往对人体的直接测试。毕竟，不可知的后果，谁来担责？

更让人忧虑的是，一旦永生技术被攻破，对于人类社会和文明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它会成为一项普惠的权利吗？疯狂的，绝不仅仅是技术的突飞猛进。

名利两失

对于波音公司来说，他们肯定不希望由竞争对手来解决自己制造的麻烦。2014年，美国航天局开始与私人企业合作研发商业载人航天，迄今为止只选择了两家合作单位：波音公司和马斯克的Space X。2020年，Space X的“龙”飞船率先将航天员送入国际空间站，截至今年3月已经帮助美国航天局实施了9次载人飞行任务。火箭发射已然成为马斯克的新摇钱树。

波音公司这边的进展

却是坎坷不断、挫折重重。2019年12月，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进行了第一次不载人试飞，没能进入轨道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为此，波音公司花了3年时间、耗资6亿美元才解决了相关技术问题。2022年5月，“星际客机”的第二次不载人试飞在重故障中勉强与空间站对接成功。比损失黄金更致命的，是市场信心也在逐渐下降。近年来，民用飞机出现一连串事故，波音公司就已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航天领域的屡次失败，会进一步加剧波音公司在航空领域的不良口碑。